百僚金鑑

百僚金鑑卷之六

郡守總考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三官。守治民。秩二千石。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初更名太守。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過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課論殿最。并舉孝廉。歲盡遣上計掾吏。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太尹。後漢常以尚書令僕射出為太守。自郡守入為三公重之也。後

魏初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唐武德初。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明初。府定為三等。賦三十萬石。上為上府。從三品。二十萬石。為中府。正四品。十萬石為下府。從四品。已而定為正四品。知府一。同知通判一。推官一。因事添設。其屬經歷一。知事一。照磨一。檢校一。司獄一。所屬衙門儒學教授一。訓導四。知府掌教養萬民。同知通判推官為之貳。賓興科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詰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審遠冤滯。存恤

因務糾察吏治，而上下共考。以告撫按藩臬。達於吏部。

按秦用商鞅之法，并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者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者丞尉，掌佐官典武職甲卒者也。監者御史，掌監郡者也。漢文帝時，吳公為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武帝時，詔戒二千石修職事。二千石太守之俸也。知府之重，自此始。

汲黯

漢武帝。以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雋不疑

昭帝時。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多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龔遂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問弭盜之方。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

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行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皆罷逐捕盜賊之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得勿問；持兵器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郡，諸賊聞遂教令，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節儉，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刀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焉。

朱邑

朱邑先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吏民愛敬之

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謹厚敦于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供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

韓延壽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遷爲左馮翊。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其頸。其在東郡。令行禁止。斷獄大減。出行縣。至高陵。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

顧以田相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勅勵不敢犯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焉

尹公歸

尹公歸為東海太守公廉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遂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公歸罰亦必行緩于小弱急於豪強嘗為三輔最

黃霸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歲鳳凰神爵。集郡國。潁川獨多。賜爵關內侯。

時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太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內有蝗。府丞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被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抉其所當戒者也。

張敞。為京兆尹。黨于楊惲。為公卿所奏。詔未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之。即收舜繫獄。竟致其死。後敞為舜家所告。免為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天子思敞功。復召用之。及使者至。妻子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為亡命。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為冀州刺史。盜賊屏跡。○愚按刑罪國之重典。加於有罪者也。張京兆悻刻忌嫉。以五日京兆一語。殺人如草菅。安在其為良吏哉。雖有治劇之才。其量不足觀也已。

召信臣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行第一。視民如子。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何武

何武為京兆尹。吏守法奉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

李固

李固為泰山太守。政為天下第一（固少好學改易姓名杖驅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為世大儒司徒李郃之子也）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

狩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故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任延

任延為武威太守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任延為九真太守俗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乃遣書屬

縣谷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張堪

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朱暉

朱暉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杜詩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富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宋均

九江太守宋均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閑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優卹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延屬宜君中部卒多虎患不但食雞豚牛馬兼捕人而

食之。余過其邑。邑人為言。作驅虎文以止之。其後亦稍息矣。驅蠅驅雉。大約以誠為主。

范廉

范廉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失火。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褲。

楊震

楊震字伯起。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若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其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劉寵

劉寵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匠作大將。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城。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老年遭值聖朝。今聞見棄。故自扶奉送。寵

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勸吾父老選一大錢受之

范仲淹

宋范仲淹以館閣出知延州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相戒曰勿以延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漢羌之民相率歸業

按延州即今之延安府夏人趙元昊作亂故以朝廷重臣禦之所以固邊防也余於順治庚子承乏是郡覩其嶺山石有出將入相先憂後樂八大字公儀型之四年

以來。頗有成效。爾其塋曰。景范。蓋有志而才未逮也。

富弼

富鄭公以宰相出知青州。值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於是。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人以便薪水。率五日趣人持酒食飲粥。悉稱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又山林州澤之利。可以資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敢受賞乎。

史臣曰。富弼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至有功加官。而固辭。真仁人之量哉。

包拯

包拯知開封府性峭重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及知開府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張栻

張栻字敬夫為都司曰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聖賢之祀嘗言學莫先

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

鍾况

明鍾况靖安人知蘇州府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公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公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公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掊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公乃盡罷屬吏有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大治

文翁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宮於成都選下縣子弟以為學官于是子弟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化之也

龐参

龐参為太守郡人有任棠者素有德行参往拜之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下自抱嬰兒當戶参悟曰水欲吾清薤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境内大治

鄭弘

鄭弘為臨淄太守行春日旬雨白鹿夾轂而行主簿黄國賀曰三公車畫鹿明府當為宰相矣後果為太尉

韓退之

韓愈字退之穆宗時為京兆尹軍兵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按京兆尹以漢為最勝先有趙廣漢張敞其後有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賢名京師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馮立

漢馮立為上郡太守治行卓異畧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

吳惠

吳惠為桂林太守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為亂監司方議征進請於朝惠急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

參峴也。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賊聞太守至。咨於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說。唯〻。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饋羊豕境上。惠曰。吾為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刃拜誓。不反。惠歸告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為帥。監司咸罪惠。〻曰。郡守主撫。監司主征。蠻人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徭登山頂覘得惠。使具明武岡之寬。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援。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迨惠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

薛元賞

薛元賞為京兆尹詣宰相李石於私第石方在廳若與人詬誶者元賞問焉曰軍中將軍元賞排闥進曰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軍中一將敢無禮如此夫紀綱陵替猶望相公整頓豈有出自相公者耶即疾趨而去顧左右可便擒來時仇士良用事此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出曰為何擅殺軍中大將元賞具言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無禮於此此亦可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衣待罪矣士良以其禮直顧左右取酒

飲之而罷

趙豫

趙豫為松江太守。每見訟者非急事。則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來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為解釋。因而息者多矣。此之鈎鉅致人。而自為名者。何啻霄壤。

李若谷答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勤和。則既聞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裡錯的。明日來一語。不但不自錯。兼　以救人之錯。

推官

周敦頤

敦頤字茂叔為南安司理有囚不當死者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釋

按茂叔之舅鄭向為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公至一訊即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公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明萬物之始終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

二子劉顗從受業焉。公務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明道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趙清獻

清獻公抃。為武安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當不死。疑讞遂決。

崔鄲

崔鄲為筠州推官。上哲宗書曰。方今政令。以辨左右之忠邪為本。在位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邪者。必邪人也。昔

司馬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夏。雖在名臣。不能遠過。如章惇狙詐凶險。天下呼曰惇賊。惟聖明辨之。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哉。

李本

明李本為建寧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

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主冠生發巨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録列吾兩人名。傳檄遠邇。將以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使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太守深服其言。遂不往。

胡承菴

胡大司空公。號承菴。績溪人。先為嘉興司理。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議築城。公親入幕府。民難與慮始。請縛其居單前。禦倭百姓受其患。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築城。不閱月而城成焉。

官曰推官。以其推敲官評也。廳曰刑廳。以其疏理刑名

也。而者関人之功名。係人之生死。任綦重矣。尚有大害而不敢問。有大惡而不能除。固刑廳之責。有極誣而不能辨。有極枉而不能豁。尤刑廳之罪也。居其職者。思及職掌之重。視州縣尤凜凜焉。我

朝推官。初仍宋元之舊。每府兼設。爲按臺耳目。及後邊方既裁。而威焰亦少戢矣。康熙六年七月間。滿漢大臣。會議將推官盡裁。而以知縣補用。有以哉。

附別駕

周景爲刺史。聘陳蕃爲別駕。蕃不就。景題其所駕輿曰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乃起視職。仲舉陳蕃字也。

按魯肅與劉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職。斯得展其驥足耳。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刺史行部。別乘一駕。故曰別駕。即今通判之任也。

知州總考

知州古刺史之職考文初以二千石能静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唐武德初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故唐無太守之號天寶初又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相更為名其實一也明改為知州無上中下皆從五品有知州有判官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裁同知判官有屬縣裁同知因事添設事設無常員其屬吏目一人所屬衙門儒學學正一訓導一餘官俱如府宋太祖置諸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焉

漢蘇章為荊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餚。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文儒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荊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境內肅然。

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固當并行不相悖。蘇章之意。蓋欲借以警衆。故矯之。恩恐不如此。

郭伋

光武時。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伋言及之。郭伋守潁川。巡帝城上。曰。河閒。九里。京師。家福

郭賀

明帝時。郭賀為荊州刺史。官有殊政。民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在朝廷。上下。平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王陽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舁致廳事設榻晝夜處其間以奉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民感之遂相慈愛風俗遂變

殷仲堪

荆州刺史殷仲堪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有通名自稱徐伯元者云感君之惠仰堪因問門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任州矣言終而沒仲堪竟為荆州刺史

梁彥光

彥光守修之高祖時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幸岐州悅其能下詔褒美賜以粟帛徙湘州刺史發摘奸隱有若神明豪猾莫不潛竄闔境肅然又召致儒師立鄉校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以月朔召集之祭其勤學異等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

狄仁傑

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歌刺史德政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陸象先

唐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患不治

楊延慶

唐太宗以楊延慶爲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穎川教化大行境内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應若此況君天下者乎按秦彭茂陵人建武初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後穎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人先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

行以衍僅知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衍知求與軍諮兵人曰吾不能免汝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較量其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溷費車牛芻牧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之六七焉

李及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天禧中知秦州議者以及謹畏非邊

才及至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日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觀書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急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

晏殊

晏殊出知宣州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

鄭福

鄭福深州人成化中知金州廉正有為修學校建公署規制始備又築堤以禦水患開市以通商賈勸課農桑民生

真德秀

真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盐斛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五萬九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鄉落，立慈幼局，修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所著西山政訓。

張詠

張文定公詠，初知益州，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詠曰，亦何難，即就枷斬之，吏皆悚惧，又有殺耕牛逃亡者，公許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再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曰，拘母十日，留妻一宿，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就市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

袁了凡曰，宋世馭守令之寬，每以格外行事，決外殺人，故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亦得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自笞十至杖百，僅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命往返，詳駁經旬累月，于是文案日繁，而奸猾之

濟濟亦多矣。馮子猶曰。自雕蟲取士。資格用人。原來貴覓豪傑而汰不肖。安得不輕其權乎。吾於是益思漢制之善也。

賈琮

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制刺史車垂赤帷。琮升車褰帷曰。刺史當廣視聽。察民善惡。奈何垂帷以自掩乎。

于延陵

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去。京師八十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是人。卿既已奉公。則常在朕前。不然則三尺階前便是萬里。

鄭戩

鄭戩為處州刺史，下車之日，雨乃露足，民號為隨車雨。

方克勤

克勤為濟寧州知州，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處煩劇之地，而使民孚化，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時大帥北征，舟師臨郡治，而水涸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克勤不忍，夜泣禱於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性不近名，嘗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

李多見

李多見福建人以文選郎中出知瓊州府爲于學校嚴於吏胥民有訟者諭以曲直不事責罰以母老乞休道司懇留士民輓借竟不可奪束裝之日數篋函書縉紳父老遮送贈金不受渡北至海安檢得沉香焚之今建立瘞香亭南人思之不已協建生祠倚曰忠孝清高贊曰嚴肅遺澤在鶴琴伴侍君瘞香香已燼燼字亦令芬

孫仲智 蘭芳

吉安太守天仲智寬厚蒞繁劇革夙弊禮賢愛民民

甚藏之啟召而去蘭芳繼之寬厚持大体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奸尤以安民為心處事曲當吏民大喜言安之民稱賢守者必曰朱蘭云

陳本深

陳本深為吉安太守深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illegible]民有寬𠦑不申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徑白父之郡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辭色謙和未嘗少懈一郡咸安

彭誼

彭誼爲紹興太守值歲災民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耶竟發之全活甚衆

楊繼宗

繼宗爲嘉興太守以剛廉蒞治爲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嚴在任九年止携一蒼頭蕭然如旅寓去之日民遮道留之

百僚金鑑卷之七

縣令總考

按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左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秦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石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漢因之。晋制大縣令有治績。報以大郡。不經縣宰。不得入為臺郎。自晋宋以後。令長相國。皆如漢制。北齊分為九等。隋有令有長。兩京置四縣。增秩為正五品。唐有上中下

六等之差。宋詔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第。各省元外並作邑。後至宰相。凡殿試科甲。人無不試吏為權與也。元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縣事。而丞也。尉也。主簿也。皆古有之。明初定縣三等。上縣令從五品。中縣令正七品。下縣令從七品。已定令並七品。京縣令正六品。知縣一。縣丞。主簿一。不及二十里。裁丞簿。因事增設無定員。其為典史一。所屬衙門。儒學教諭一。訓導一。其餘諸屬。如府州。

劉昆

漢劉昆為江陵令。縣有大火。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

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也。對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劉方

劉方為襄城令。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殆亦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矣。

卓茂

卓茂宛人也。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光武封爲褒德侯。

按君子立身行已。當以潔清爲第一。卓茂行已在清濁之間則已落鄉愿窠臼矣。昔人有問其令賢否者。答曰。像水也。言不清不濁也。可發一笑。

虞詡

虞詡爲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曰掾史以下各

衆所知其攻掠者為上，傷人偷盜者為次，不事家業者為下。既得百餘人，詡為穀食，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為神明，縣境皆平。

順治癸巳，予宰安遠，有四營賊作亂，率鄉勇屯上林堡以禦之。有三賊孫首卿，素與四營通，予乃以德意感之，令其殺賊自贖。卿果率旗下數百人入深山殺賊，賊曰：孫兄來，吾事濟矣。卿曰：吾受邑宰之命殺賊，昔為爾誘。勇往奮擊，殺賊數十人，方取首級以献功，賊前擁殺之

孫當既撤城亦旋平。亦以賊攻賊之法也。

仇香

仇香陳留人。至行純默。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今日過元舍。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爾。母守寡養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無以見亡者。母弟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

周紆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

衍厲聲怒曰。本朝貴戚若。馬竇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賈彪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治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曰賈。

按此與太守任延之事相類。為宇宙培多少元氣。為朝廷增多少戶口。真仁人之功哉。

朗茂

隋朗茂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張全義

唐河南尹張全義值亂離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才器可用者令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獨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全義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

食有叢發書狀者或親至其家慰呼出老幼賜以茶彩衣物必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詐以失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張載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為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䘏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

按明道先生得孔孟之正傳寄斯文之絕緒他日立朝事業彪炳千秋宰邑其緒餘耳有民社之責者當先以其為法而後求其立朝規模可耳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静撫州人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至於庭令其執狀以進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置之法

陳襄

陳襄侯官人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欺貧行者讓

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則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

劉珙

劉珙字共父。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敬禮倍勤。友愛諸弟。暁歲彌篤。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民有骨肉之訟。䑕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涕泣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

李君奭

李君奭為醴泉令。宣宗較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寺。

上問之對曰臣家百姓也縣令李君熏有異政考蒲當罷請府乞留故與乞佛與諸州頗耳上以為懷州刺史

傅琰

傅琰字季珪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事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有能名二縣皆謂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琰子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明丈人發奸擿覆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翽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

曰我有奇術鄉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已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條也

昔武侯食少事煩仲達料其不久蓋簿書旁午之際不食則神耗而事無由理不飲酒則神清而物不得亂嘗閱奏牘以沉湎而敗者比比也可不戒歟

李行言

李行言為涇陽令宣宗獵於北北遇樵夫問其縣令曰涇陽人也問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盗數十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後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

不知上命取殿柱帖示之。

張億

張億不知何許人。知鄞縣時。嘗夜出微行。民間姑婦紡績。遣婦視所釀酒。婦視之。答曰。有如張縣君徹底清矣。不意其聞也。億聞之而喜。翌日以木綿勞之。

按官之廉否。視乎民情。微行而卜素願是或一道也。昔有一令貪酷。偷至微行。而問人曰。此邑令長何如。其人答曰。又貪又酷。百姓思食其肉矣。令委頓而返。

張詠

宋張文定公詠。初為崇陽縣。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

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令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以成。為絹疋。歲百萬計。思公之惠。立廟祀之。又在崇陽日。有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也。爾能杖我。不能殺我也。公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中府自劾。吏皆畏服。

陸光祖

光祖平湖人。初為濬令。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

使者曰此人當有聲陸曰但當論其枉不枉不當問其聲不聲果不枉非孫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堂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爲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堂省時孫太宰丕揚在省中以專權劾之旣落職辭朝遇孫公因揖謂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荷生成但令吏部之門囑託若衆不審何以申公道老科長此疏實誤也孫沉思良久曰誠如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由是復起時人兩賢之

魯恭

魯恭爲中牟令時蝗不入境河南尹使肥親往視之恭隨行阡陌與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

兒曰。雉方雛。親起曰。蝗不犯境。化及鳥獸。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張寬

元順帝時。張寬為武陟令。禾將熟。有蝗自東來。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勿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是歲蝗不為災。

梅衡湘

梅少司馬衡湘。初為固安令。縣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為徵負。公為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

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狀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返呼前慰諭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急鬻而子。與而妻。持錢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睽離。姑寛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為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者。皆從寛焉。

崔瑗

崔瑗為汲令。開渠溉稻。民賴其利。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有德澤。決渠作甘雨。

江淹

江淹為建安令以風雅化俗民不忍欺嘗言碧水丹山平日所酷好何嫌作吏僻遠耶○又潘岳為河陽令使民栽種桃李及春百花爛熳謂之河陽一縣花雖曰放誕風流其實有干禁令此可以為戒也○又王喬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朔望来朝武帝怪其數伺之至期止見雙鳧飛来命舉網得之則所賜上方亦舄也或云王喬即周時仙人王子喬此亦怪誕不經不足為訓

按魏宋以来縣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耻為之齊僕射元文選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勅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王儼宣旨慰諭而遣之

初仕為縣令自齋始

海忠介先生評曰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乎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卑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馴雉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撤樂譴告上則蠲租求言凡厝斯民之貴者體上天之意而與脉之覺獨必哀饑寒必恤不亂一法不私一錢贓不下無格庇兒覆盆中辯鵲亭冤為民開必活之門明必死之路而爲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出實可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

求之也。若一旦縮平過。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没初心。不惜濫取多方掊尅。以充私槖。朘生民之膏。塡谿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首。鳴呼。縣則古矣。官能淸乎。根根齊矣。骨高乎。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也。中而撫按藩臬監司。吾家督也。下而父老子弟。吾同胞也。果可欺乎。故必以聖賢之所行自期。中夜自思。催科日迫。保無有賣妻鬻子者乎。聽訟雖審。得無有含寃求申者乎。民未向化。得無感孚之道有未至乎。風弊猶存。得無革心之治有未孚乎。思思之務求無負天子。無負所學。而後可以為知縣。

縣丞

盧坦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諭以某家子與某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言

崔斯立

崔斯立為藍田丞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予日對二松吟哦其間

海忠介先生評曰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之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宣化也誠請恭爾位無忝厥職毋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畧哉如未入官先閉家計爵位賄賂奔馳動心國病民寃如聾如瞶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之日竊心鄙之詎我同僚脩官而木之開耶每見時可共言為之卷舌事可獨任為之却步有如韓退之所云涉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是聽漫不可否事治縣之績一無足紀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矣

主簿

劉知幾

居劉知幾為獲嘉主簿、啓諫四事、赦令不息、一也、階勲多濫、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四也、遘時法網嚴密、競進者陥刑戮、乃著思慎賦、以見志、則時政焉、

仇香

仇香為主簿、民有陳元者、其母告其不孝、香乃以孝道化之、不加罪責、卒為孝子、王渙問曰、陳元之過、不罪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

游忠介評曰主簿掌一縣簿書之事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古所謂使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也即陟巍科登膴仕徒玷官常耳如錢穀一嚮宜出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仍稽錯舛追呼騰混在錢則寬假無錢則急比且計根數之多寡而蘭緣之有大封小封以為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為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閒也又何異於王恂草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也哉

典史無考

海忠介評曰典史掌巡捕人問盜賊爭鬭微事盡爲之所當小心謹〻晝夜惟勤棲徃一杖飲惟有滿腹而已若位卑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入於唇吻曲直任其心胸稍良爲盜爲己敝利救肺石之無害歎棘林之哭置不恤焉其何以爲民長上哉況屈一夫冤一婦霜早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緣此爲兢兢哉且又偏聽衙蠹相助朘削盜賊分其贓爭鬭罰之紙不發求拌符之丟兜乎非典史也

愚按古之大聖大賢所以致政教之敎者未必盡出一轍也要之風移俗易而已數盈焉擲栽畢出入而邑治

宓子賤兄事父焉而邑亦治子夏居西河而邑多文教言偃治東魯而學術絃歌其俗修粹盡故感應者捷也若不學無術而以人國而恍偉譎於黎庶鄰邦制也難矣

學校總考

按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有師氏保氏。禮記天子學曰辟雍。成王時彤伯入為祭酒。戰國荀卿為祭酒。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為劉氏祭酒。祭酒之名久矣。漢置博士祭酒一人。秩二百石。後漢增置十四人。以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魏因之。晉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博士十一人。助教十五人。宋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聰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梁孫為國師。北齊改為國子寺。隋置太學。省祭酒。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大業改為國子監。仍置祭酒一人。司業一人。丞三人。主簿

錄事博士各一人助敎四人唐龍朔二年改爲司成館改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光宅改國子監爲成均監天寶置廣文館學士進士宋初置判監事二人直講八人丞簿各一人元豐官制行祭酒司業丞簿各一人博士十人太學博士十正錄各五武學博士二敎諭律學博士及正各一又有書庫官隸焉

明初建國子監祭酒掌國學衆人貢士官生恩生勳臣教訓之事司業爲之貳要在明體適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隆師親友讀書作字爲務有不率者朴之不悛徒謫之其率教者有升堂積分及 敘用之法且以廩饌膳

師生以力役給廚膳以賜予示恩賚以寧假悉人情以撫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歲仲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　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其屬有監丞坐繩愆廳叅領監事有博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學正文錄坐廣業崇志正義誠心修道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稅經義約以規矩典簿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為師生饌典籍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若國子監官聯翩綸而遷補國之獨稱華重矣下而府有教授訓導州有學正縣有教諭等官皆古庠序學校之遺意也

劉向

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八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蓋禮樂以養人為本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恃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於是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桓榮

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遣使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三老升

東面三公設几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老進供禮亦如之祀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是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望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養終厥身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崇以師禮

蔡邕

漢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輛

孫奭

宋孫奭為侍講。依詔隻日御經筵。自後雖雙日。亦召侍臣講讀。真宗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石介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樂志。好善疾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為諫官。及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

孫復

孫復泰山人。初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師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徵為國子監直講。

曾元亮

宋仁宗因趙師民獻勸講箴。命曾元亮講讀經史。謂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祁

宋祁奏仁宗曰。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

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以盡人才恭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

徐積

徐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諭諸生曰諸君子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

為君子。聞者敬服。

胡瑗

胡瑗海陵人。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俻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云。

程頤

程頤號伊川。為崇政殿說書。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楊時

楊時號龜山。欽宗時為國子祭酒。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寔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

陸九齡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為全州教授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禦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逸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將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臥而卒

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

命焉歲上子弟分任家事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兄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稱二陸

陸九淵

九淵號象山九齡之兄也嘗謂學者曰爾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與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脚又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

按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然。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遊言論感激。聞而興起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悉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者。

又按九淵與朱子會於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或至泣下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辯不置焉

袁燮

袁燮慶元人九淵之門人也為國子祭酒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寔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絜齋先生

陳塤

宋理宗以塤爲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嘗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曹觱

曹觱理宗時爲祭酒。帝臨太學。御崇化堂。命觱講禮記大學篇。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子白鹿洞學規賜焉。

許衡

元許衡為國子祭酒。命即燕京設學。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言如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悉。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者。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

世用矣

虞集

虞集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尊師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

宋濂

明太祖取婺州路。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生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海忠介先生評曰。數官掌一邑之教。舉一邑之臃臞薄

質俱賴其陶成况門下皆俊傑之秀乎雖不能如尼父
設教洙泗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一邑簪纓濟
濟不爲少矣掌學教者誠可安閒以自獲乎應將經書
性鑑子史諸集與諸弟子朝夕講習日月課會切磋琢
磨使之義禮明而心性淳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
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
國家有濟於生民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若任諸生咍
飲呼盧逐蹬營利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憪然
罔聞也是誰之過歟如斗是寄空石於諸士之上典籍
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爲身謀爲家計欲入學則索

其弊見之儀既入學則求其進學之禮於諸士子毫末無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

丁積

丁積爲新會令既就選知邑中有陳白沙先生大書曰吾得師矣至則事以師禮月分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教行之惟恐後共爲政以風俗爲本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家禮爲書訓之月朔進問于庭賻傳窮盜若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若聚廡下使日誦小學背觀爲講解一時風俗丕變甲首納户賦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云長官頗似丁明府甲有終年不到衙

[illegible]況

唐侃為永豐令永俗悍訟侃以教化先之以眞誠格之吏民不忍欺給立木牌二于庭右曰從化左曰從刑令曰求理者左欲和者右乂之民多立丁右以求和言苟當理雖賊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

程鄉

程鄉為鹽城令以廉能奏最入覲之日僅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僕御馬而已女與趙清獻之一琴一鶴張繼宗一蒼頭同意清風高節千古一見者也

鄢高

鄢高南昌人嘉靖間知定安縣興學校均里甲撫流

務節煩費為民興利除害時瓊守以入覲索屬邑齎曰剝民以媚上吾弗為也遂見忤已丑考察竟以不及政教臨行詩曰世路人情蜀道難幾回飛夢繞鄉關一肩行李梅花瘦萬里寒鴻任往還

按鄭令剝民媚上一語真中仕路人膏肓雖見忤告眾而清風凜凜直足千古固不以成敗論者雖也昔任迪不肯善事上官海瑞節省朝覲之費皆有蕭介之風亦在為上者之見諒耳

附錄

明太祖諭守令曰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乃設有

司以分理之欲其鋤强扶弱奬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南畝足其衣食輸其賦稅以資國用今命汝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爲爾等俸祿爾尚勤于政事盡心于民勿得尸位素餐自觸法網

諭郡守曰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歛傜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歛平傜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冒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素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害矣爲府官者知其弊能褫奸貪

去闒茸請吏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

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爾等宜盡

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諭縣令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苟有善政及民而民

稱之美名即傳於遠邇若虐政害民惡聲亦不可掩

為善為惡輒送公論有在不華幽民有成績他日不

患不至臬要也

永樂中上諭曰爲國牧民其先於守令守令賢則一

郡一縣之民蒙其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

當速去之蓋吏部選士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

必考察所行爲是賢否具令題欵及按察司凡府州
縣官到任半載以上察其賢否貪廉具奏